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精品是怎样炼成的

林永健

创作者需时刻谨记不能傲慢,得俯下身子,脚踩大地,接地气通民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创作有底气。要知道,咱们拍的不仅是文艺作品,更是时代,是民生,是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人间冷暖、生活百态

拍一部精品影视剧好比造一台顶级赛车,导演、编剧、制片人是设计师,我们演员就是试驾员,车好不好开,性能咋样,演员得第一个感受,第一个反馈。因此,我想从试驾员的视角,谈谈什么样的车开着最带劲,什么样的配置观众最买账,让咱们造的车既能飙速度,又能保安全,还能让观众坐上去就不想下来。

首要的是编剧工作。对“剧本中心制”,我举双手赞成。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本子要是歪了,任你是“最佳女主角”还是“最佳男主角”,演得越卖力,“扑街”扑得越华丽。什么叫好剧本?我觉得就两点:“根”要扎得深,“梗”要玩得真。

“根”是什么?是生活,是民生,是当下观众认同的价值观。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追求大流量,创作就是要让流量从网民

新作速评

英雄长歌
精神礼赞

——观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

肖裕声 李戈瑞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外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抉择。历经2年9个月的浴血奋战,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铮铮铁骨,赢得了“以战止战”的伟大胜利。

电影《志愿军》三部曲,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再现与回顾,更是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致敬与传承。正在上映的《志愿军:浴血和平》,作为三部曲收官之作,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为叙事线索,再现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关键历史场景,构建出一幅立体的战争图卷,还原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影片通过双线叙事,交织呈现谈判桌博弈与战场拼杀。谈判桌上,中方代表团以无比的坚韧和耐心,对美方大量错误文件的颠倒黑白寸步不让,为展示这一艰辛过程,创作团队高精度还原了来凤庄谈判场景。战场上,火箭炮万箭齐发、反“绞杀战”中抢修运输线、金城战役中双方坦克正面对决,战争特效妆精确到血管……这些无不体现出影片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理想的执着追求,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志愿军拼得“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的赤子之心。

影片通过党中央战略决断与人民战争伟力的协同作用,双维度揭示抗美援朝战争的制胜机理。如果说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回答了“为何而打”,展现党中央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魄力作出抗美援朝的决断,那么在《志愿军:浴血和平》中可以看到,战争后期志愿军研究出了“零敲牛皮糖”战术——一方面可以打击敌人士气,动摇其信心,消耗其力量;另一方面有助于积累经验,增强战斗力,为打大歼灭战奠定良好基础。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就是人民战争思想结合当时战场的实践运用。卓越的战场效果有力证明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创作者始终将镜头对准一个个普通人,战地护士、军工专家、铁道兵、坦克兵……正是凭借他们的前赴后继和流血牺牲,才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影片还将战场的对决升华到精神的比拼。两水洞、松骨峰、铁原、上甘岭……这一连串镌刻着胜利荣光的坐标,不仅是武器装备的碰撞,更是意志与品格的较量。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在志愿军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共倾泻炮弹190余万发,最多的一天30余万发,炮击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志愿军以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和坚不可摧的顽强品格,铸就了令敌人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历史雄辩地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

影片结尾,志愿军官兵振臂欢呼,与白鸽共沐曙光,这种从“战”到“和”的思想纵深,既是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对当下的展望,彰显影片深刻的时代内涵与传播价值。战争硝烟虽已散去,但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我们当以史为鉴,继续砥砺前行,让和平之光洒满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扬剧《郑板桥》

这况味,意会胜于言传

穆海亮

无论是对剧作家罗周、演员李政成,还是对扬剧这个剧种来说,《郑板桥》都是一部标志性作品。以精巧的戏曲结构传递耐人寻味的诗性哲思,是该剧鲜明的艺术特点。

扬剧《郑板桥》结构之精巧,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惯性,将戏曲结构人格化,外在叙事与主人公的人格塑造一体两面、表里互渗。上本“十载扬州作画师”,重在表现中年郑板桥入仕前的人生际遇;下本“任尔东西南北风”,旨在揭示晚年郑板桥的人格气象。叙事形散神聚,自然流淌的意趣无溢舞台。

郑板桥三次作画,既是剧情亮点,更是其人格的闪光。“席枷”画兰,在笔墨挥洒间体现着扶弱济贫的气概;县衙画竹,由民生疾苦激发起挥毫泼墨的悲愤;酒肆画石,则在生命的顽强中透露出无尽的沧桑。这些场面,是剧作重要节点,构成结构剧情的内在逻辑,更是托物言志,以兰之高洁、竹之正直、石之坚韧,象征郑板桥的人格底色。

最妙的是,郑板桥与夫人饶五娘的情感、与知己卢抱孙的离合、与商人张从的纠葛,这三条线索最后都汇入郑板桥与寒士的石头奇缘中,情感慰藉、宦海沉浮、俗事烦扰都在青埂峰那块顽石上,投射下尝不尽的甘苦、历不完的炎凉。至此,“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全都凝结为“千秋不变之人”了。戏曲结构的人格化,由此得到鲜明体现。

这样的结构,是散中含趣,是平中见巧,更是险中出奇。说它“险”,是因为郑板桥是否真的见过《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尚无确证,这“险”也不会因为以寒士代替曹雪芹而自然化解。然而,当此前三条线索一起汇至此处,这无中生有的险招却成为异峰突起的奇思妙想。以石头为媒,板桥即寒士,寒士即板桥,二人是否真的相见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不过是相互照见自己的镜子。既然“不是板桥梦扬州,是扬州梦我不胜愁”,那么,谁又知道,郑板桥与《石头记》的这场奇遇,是不是他洞彻世事之后的一场梦呢?这样的结尾,饱含着诗性的哲思。

艺术用形象和情感来感染人,哲学用抽象和理性来启发人,但真正的艺术品一定传达着诗意,深刻的哲学思考往往流淌着诗情,于是艺术便与哲思相通了。《郑板桥》就用诗意的方式,传递着哲学的思考。他缺衣少食,却怡然自乐;失去官职,却收获旷达的人生;在小糊涂中犯了大糊涂,却参透了难得糊涂。

《郑板桥》的哲思,不是概念式的思辨,而是在烟火气浸润的诗韵中,悄无声息地流淌出来。就如该剧的开头和结尾,在悠扬飘渺的《道情》声中,郑板桥似从画中来,又入画中去,既是作画者,又是画中人。全剧的审美表达,干净、节制、蕴藉、流动,诙谐幽默的轻喜剧风格外表下,裹藏着苍凉的人生况味。这意境,余音绕梁,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况味,深沉内敛,意会胜于言传。

扬剧《郑板桥》剧照。

资料图片

用魅力影像展现党的治藏方略——评政论片《辉煌六十年:高原诗篇》

顾亚奇 赵梦岷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政论片《辉煌六十年:高原诗篇》,充分展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伟大实践,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西藏自治区6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构成了全片的叙事核心。作品对每件大事的叙述,没有停留于静态成果展示,而是将其编织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撑、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正式开通,在全国率先实行15年公费教育,大批医疗、教育、技术人才入藏援助,地区发展为社会稳定提供长效支撑,切实增进了西藏百姓对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同。而发展务必须坚持生态优先,这也直接关系到强边目标的实现。该片以加娃光储电站为例,深刻揭示发展与生态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内在逻辑。光储电站的“光伏互补”模式,不仅解决了能源短缺问题,更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助力当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真实案例诉说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如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该片坚持“特殊中见普遍”,在西藏地方经验中探寻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

类似这样的故事,展现“组团式”援藏的治理智慧,让观众从西藏的发展中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辉煌六十年:高原诗篇》力图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刻画相融合,通过具体事件和情感细节,为人们理解西藏的社会和文化提供情境。藏族小伙阿旺兄弟骑行4000公里赴京升旗,以最朴素的方式诠释“国家”二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后,各地学生向灾区寄去信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通过孩子们纯真的情感得以生动展现;唐卡画师贡觉杰利用国画写生技法进行唐卡创作……通过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五个认同”从抽象理念转变为具象场景,主流价值与大众情感实现同频共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辉煌六十年:高原诗篇》是对西藏自治区60年发展历程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诠释。它用真实故事和纪实影像,与观众一起见证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之路,昭示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西藏这颗雪域明珠必将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政论片《辉煌六十年:高原诗篇》海报。

资料图片

看台人语

除却盲目见真情

悬疑剧常常描摹极致的爱与恨,《目之所及》就是这样,不同人物偏执的爱,成为引发悬案的动因。作品进而由犯罪的恶,剖析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爱的爱,在把悬疑剧拍出情感温度的同时,给了观众更深一层的启示。

正如原著小说名为《盲目》,剧中人物陷入盲目的情感漩涡中。父母对孩子偏执的教育,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最终都酿成悲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薛家夫妇与盲人苏牧心构建的新家庭,彼此并无血缘关系却充满温暖。夫妇俩无条件接纳关怀“目盲心不盲”的苏牧心,这种爱超越了功利,展现出健康家庭关系的模样:尊重边界、相互扶持,让个体既能保有自我,又能获得成长。

作品没有简单批判爱本身,而是在对比中引导观众思考。走出剧集,生活里的家与爱大多不会如此偏激,但这份思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家庭关系,让家更温暖,爱更真挚。

(上海市闵行区陈寒冰)

锐见

只有尊重文学和艺术的本体特征,找准原著与舞台的审美契合点,完成跨媒介重构,才可能创作出有质量也有流量的上乘之作

近年来,由经典文学名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畅销小说等改编而来的舞台作品数量与日俱增,成为当下文艺创作的重要现象。

在即将启幕的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上,民族舞剧《红楼梦》、芭蕾舞剧《红楼梦》、越剧《我的大观园》,均根据《红楼梦》改编而成。参加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展演的《主角》《生命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都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此外,根据马伯庸小说改编的话剧《两京十五日》《太白金星有点烦》《长安的荔枝》,根据麦家

文艺评论

本版邮箱
wenyip1@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明瑟
版式设计:沈亦伶